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賜進士及第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三 起昭陽作噩八月盡閼逢閹茂七月凡一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八年 遼大安九年 八月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帝不視事 壬戌遣使按視京東西河南北淮南諸路水災 戊辰赦天下 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安太皇太后諭曰今病勢有加與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又曰老身歿後

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當思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己卯詔以太皇太后園陵為山陵命呂大防為山陵使　庚辰遣使告哀于遼　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出知定州（考異）李燾曰政目於六月二十六日書蘇軾知定州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侍讀禮書論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于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所書或誤今去前而從後　冬十月丙午中書舍人

呂陶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一旦棄四海之
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時以無可疑爲疑以
不必言而言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屛黜内邪裁抑
僥倖横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
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
改政事今日陛下旣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
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
下察與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臺諫官嘗因奏事簾前
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卽當更改其它
不繫利害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説與大臣恐外人不

知臣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要改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回害物蔡確毀謗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積惡已久罪不容誅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爲非乎臣又聞明肅皇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徧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親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者仁宗降詔應明肅垂簾時事要不得輒有上言聖德廣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戊申羣臣七上表請聽政太

皇太后既加人懷顧望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
小人乘閒爲害上疏曰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此
乃國家興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
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
合之時也先太皇太后性嚴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
邪裁抑僥倖雖德澤深厚結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
爲少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太皇太后
過者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
外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
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逐陛

下與太皇太后亦順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共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閒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遠佞人有以姦言惑聽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輩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轍方具疏進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後數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

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國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歸于至正則天下幸甚　呂希哲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省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沈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爲險語以動上心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室修復二謂陛下當獨攬乾綱不可委信臣下三謂向來遷謫者當

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呂陶亦以爲言皆不報　遼阿嚕薩古之敗于瑪古蘇也遼主以耶律托卜嘉代爲西北路招討使托卜嘉自以嘗爲瑪古蘇有舊恩遣人招致之瑪古蘇聲言約降托卜嘉遣信之遂於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妄動已而瑪古蘇率師驟至裨將耶律綰徐盛見其勢銳不及戰而丞托卜嘉被害托卜嘉仁先之子也庚戌贈侍中謚貞憫　瑪古蘇既勝準布諸部皆應之寇倒塌嶺王子遜遣使籍諸路癸丑命烏庫節度使愼嘉努率兵援倒塌嶺　甲寅遼主駐藕絲淀乙卯命以馬三千給烏庫

部丙辰遼有司奏準布掠西路羣牧丁巳遼振西北路貧民　己未遼以燕國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屬並進級　壬戌遼以樞密直學士趙廷睦參知政事兼同知南院事己巳遼主命廣積貯以備水災　十一月庚午復內侍樂士宣等六人蘇轍奏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嘗進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洶以爲非後數日復出內批以劉惟簡梁從政等四人並除入內內侍省職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帝曰止爲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轍曰此事非爲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疑帝釋然曰除命且留𡨥祔廟

取旨可也　范祖禹請追改內侍除命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三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逐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㪺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

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太皇太
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
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
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
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
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統兵權勢
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
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
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
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

內侍十餘人而惡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旣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惟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之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悅　丙子御垂拱殿　遼樞密使阿蘇使人誣奏蕃部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招討使蕭托輝不急追捕罪當死遼主命免其官托輝負氣怒則鬚髯輒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雖遼主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竟爲阿蘇所陷時人惜之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執以來豈爲職事所困竊位已將五月輔政訖無寸長上負國恩又況蒙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伏望察其

至誠遇之以禮詔不允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
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
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
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疏陳其要以爲青苗非所
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公
父仲淹在章獻垂簾時唯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
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泣
謝曰敢不盡忠至是羣小力排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
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
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章獻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

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
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甚薄下
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　甲寅倣唐六典修官
制　丁巳遼遣使來弔祭　出錢粟十萬賑流民　遼
中京留守竇景庸卒謚肅憲　是月蘇軾赴定州時國
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臣日侍帷幄方當戍
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
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
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
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

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悔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范純仁之將入也楊畏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呂大防欲用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郞及大防充山陵使甫出國門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

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疏入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陳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爲中大夫王中正復遙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錄黄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乞追回除命皆不聽

先是水官銳意回河請曰河流淺狹權堰斷使水勢入孫村口論奏以千百數詔率下河北轉運司議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爲解轉運副使趙

偁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卻之因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騷動半於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回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流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淤落楓役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廢隄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闞郵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淤道張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

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

趙偁

又上言先帝灼見河勢且鑒股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捌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水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知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闞邨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全而河患息矣水官又請權堰梁邨縷斷張包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逐司定議偁議以爲東流闊處無二百步詎以漲水何可勝

約去歲嘗開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日東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閉上壅橫潰之患可勝道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隄以備漲水因其順快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偁議合而衆相論難累日不決乃同視東北流較形勢稽利害會遂司詰之曰將濬雞爪以決東河于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詔使曰稽爾則水之趨北勢也奈何逆之由是從偁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會詔中格復罷　是月遼主如春水準布別部侵遼四捷軍都監特默舊作特抹今改死之　二月丁未以戶部尚書李

清臣爲中書侍郎以兵部尚書鄧潤甫爲尚書右丞清
臣首倡紹述潤甫和之時進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
諫亦多不由進擬范純仁乃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
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
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己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已未祔神主於太
廟　甲子詔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罷避高遵惠諱
是月夏國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
不允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癸酉以知陳州蔡卞
爲中書舍人　乙亥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罷大防位首

相踰六年當國日久羣怨皆歸及宣仁始祔廟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列神宗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考異長編稱帝春秋既長大防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有復辟之志卒不得伸編年錄亦采之此崇寧史官采御史周秩誣詆之詞哲宗年十歲即位至宣仁上仙之時纔十八歲性識未定豈嘗告其不早復辟邪秩本章惇之黨造爲斯言仁甫因而書之殊非其實今不取

乙酉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

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
貴聖人亦何有必焉李清臣之詞也 戊子徙封徐王
顥爲冀王 癸巳詔賑京東河北流民貸以穀麥種諭
使還業蠲今年租稅 丁酉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九
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時考官取進士答策者多主元
祐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拔畢
漸爲第一 自此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是日蘇
轍罷先是轍上疏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
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
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

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剏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以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奏入不報轍又具劄子言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

要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指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皆不與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帝固不說李淸臣鄧溫伯又先媒蘖之及面諭帝益怒遂責轍以漢武比先帝轍曰漢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明主乎帝聲甚厲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可如訶斥奴僕鄧溫伯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

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退舉笏謝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乞賜屏逐詔以轍爲端明殿學士知汝州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終是愛君之語帝怒命別撰詞轍止擢官知汝州安詩尋亦罷爲起居舍人從虞策鄒知章等言也

河內尹焞應舉見發策黜元祐之政乃嘆曰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焞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

執衆　夏四月甲辰命中書舍人蔡卞同修國史以國子司業翟思爲左司諫左朝奉郎上官均爲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劉拯並爲監察御史　召淮南轉運副使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在外久不召積憾元祐大臣攻之不遺餘力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見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

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又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爲姦邪以司馬光文彥博爲負國言呂公著不當諡正獻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罪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此　遼主駐春州北平淀　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止用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純仁曰四方利害不同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帝曰令戶部議之　阿里骨

遣使來獻獅子　丙午以旱詔恤刑　庚戌以知江寧府曾布爲翰林學士布自瀛州徙江寧詔許入覲遂有是命布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以龍圖閣直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　臺臣共言蘇軾行呂惠卿制詞譏訕先帝壬子詔軾落職知英州范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呂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時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　遼自準布侵遼諸屬國多從之叛遼臣聞有斬獲諸部亦有降者而瑪古蘇舊作磨古斯今

改猖獗太甚遼主乃以耶律額特勒舊作斡特剌今改為都統耶律圖多舊作禿朵今改為副都統耶律圖魯為都監往討之

癸丑詔改元紹聖　白虹貫日　以侍講學士范祖禹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陝州先是帝欲以祖禹代蘇轍而沮之者甚衆祖禹力求出乃有是命　太子少師致仕馮京卒帝臨奠蔡確之子渭京壻也于喪次闕訴父寃甲寅詔復確右正議大夫　詔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以吏部尚書胡宗愈為通議大夫知定州　壬戌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赴召沙縣陳瓘隨衆道謁惇素聞其名獨邀

與同載訪當世之務璀曰請以所乘舟喻偏重其可行
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行可矣惇默然璀復曰
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佇思良久曰司馬光姦
邪所當先辨璀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
右也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輔母后獨掌政
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
何璀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
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爲惇極論熙豐元祐之事
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
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今

爲今日計唯當消朋黨持中道庶可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攄辭辨伉慨議論勁正惇雖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收元祐之語畱瓘共飯而別

范純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帝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時事純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請降詔以禁約言者帝不從純仁連章求罷許之陛辭日命坐賜茶慰勞甚渥帝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倚賴今雖在外凡時政有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之無事形迹純仁頓首受命　命曾布修神宗正史　丙寅罷五路經傳通禮科　丁卯詔諸路役法依元豐八年見

行條約施行　鄧溫伯言晉名潤甫昨避高陳王諱今請復舊名從之　戊辰同修國史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　己巳遂除玉田密雲流民租賦一年

是月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徙知袁州責詞略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反以君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中書舍人林希所草老姦蓋陰斥宣仁也希典書命自司馬光呂大防公著劉摯等數十人之制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盡名節

矣　閏月壬申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癸酉罷十科舉士法從井亮采言也　翟思言先帝正史將以傳示萬世訪聞秉筆之臣多刊落事迹變亂美實以外應姦人誣詆之說今既改命史官須別起文請降旨取日歷時政記與今實錄參對從之　甲申以觀文殿學士安燾爲門下侍郎　以禮部侍郎孔武仲爲寶文閣待制知宣州　乙酉以工部尚書李之純爲寶文閣待制知單州御史劉拯言其爲中丞時阿附蘇軾故也　丙戌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稅一石出米五升自來年爲始專充賑濟從之　貶通判杭

州秦觀監處州茶鹽酒稅以劉拯言其影附蘇軾增損實錄也　丁亥詔神宗隨龍人趙世長等遷秩賜賚有差　戊子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候朝廷覆奏以行　癸巳命知蘇州呂惠卿改知江寧府　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命提舉修神宗實錄國史　戊戌詔改隆祐宮曰慈德宮前殿曰慈德中曰仁明後曰壽昌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嘗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帝之初

卽位也程顥知扶溝縣以檄至河南府留守韓宗師問朝事如何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它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至是其言乃驗宗師絳之子也　庚子遣賜西北路貧民錢　五月壬寅罷修官制局　甲辰罷進士習試詩賦專治二經　遼主駐赤勒嶺　己酉詔以王安石日錄參定神宗實錄正史初安石將死悔其所作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它書代至是蔡卞卽防家取以上之因芟落事實文飾姦

爲盡改元祐所修　辛亥劉奉世罷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罷爲眞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　癸丑詔中外學官非制科進士上舍生入官者並罷　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變改事條　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帝闢地進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蘆浮圖米脂據高臨下宅險遏衝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棄之外示以弱實生戎心乞檢閱議臣所進章疏列其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

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惇奏曰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趙卨范純粹成之於外故衆論莫能奪若孫覺王存輩皆闇不曉事妄議邊計者至于趙卨范純粹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傅會大臣可謂挾姦罔上夫妄議者猶可恕挾姦者不可不深治帝以爲然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謂天地合祭非古詔禮部太常詳議以聞　以右正言上官均爲工部員外郎章惇方欲擅權惡均異論故罷均言職尋以均權發遣京東西路刑獄　戊午遼有司言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諸部侵邊統軍使出戰不利招討使以兵

擊破之敦睦宮太師耶律安努（舊作婁奴今改）及其子殁於陣

己未以禮部侍郎楊畏爲吏部侍郎初呂大防旣雅遇畏畏知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擴者惇妻之姪畏託擴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幷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之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爲公闢路者也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閒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嘆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畏言故又遷吏部　乙丑尚書左丞鄭潤甫卒潤甫首陳紹述遂登政府章惇議重譴呂大防劉摯潤

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　丁卯嗣濮王宗暉卒　是月高麗國王運殂遣使告于遼遼遣蕭遵列等賻贈　六月知永興軍呂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知青州劉摯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知汝州蘇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以臺諫交章論列故也　來之邵等言知英州蘇軾詆斥先朝甲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壬午封高密郡王宗晟爲嗣濮王　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曾布同知樞密院事　禮部言大學博士詹文奏乞除去王安石字說之禁從之　詔知鄆州梁燾改知鄂州知成德軍劉安

世改知南安軍管句西京崇福宮吳安詩監光州鹽酒稅知虢州韓川改知坊州權知應天府孫升改知房州並落職降官從左司諫翟思言也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侍郎新除盧州王欽臣傅會呂大防以致進用豈可以侍從職名寄之方面所有制詞未敢撰進詔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　詔崇政殿說書呂希哲守本官知懷州以劉拯言公著父子世濟姦邪故也

丙戌詔蔡確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　戊子詔翰林學士兼侍講蔡卞充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　辛卯三省以監察御史周秩所上二章進呈讀至向者有御批

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如治平中議濮事呂大防所以求去帝曰大防何嘗有言今秋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讀至邪說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帝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踰躁甚狂若醫之言職朝廷無安靜之理遂罷秩知廣德軍　己亥遼禁邊民與蕃部爲婚　秋七月庚子朔遼主獵於赤山　丙辰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轍事帝曰去冬以宮中缺人使令因召舊人十數輩此何繫外廷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疏陳古今禍亂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爭之何乃爾也安燾對曰聞文及甫

輩上書亦爲人所使帝曰必蘇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
言呂希純嘗草宣仁皇后族人遷官誥有曰咨我祖妣
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亂奉祀禮文薦牙盤食等數
事乃詔落希純職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
韓維朋附司馬光毀訕先帝變亂法度純仁復首建棄
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請謫純仁
帝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耳惇曰不
肯留卽黨也帝勉從惇請　是日追奪司馬光呂公著
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等官詔諭天下元豐末神
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

及公著卒呂大防奉敕撰神道碑首載神宗語帝又親題其額及章惇蔡卞欲起史禍先于日歷時政記刪去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語又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退帝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冢斲棺恐非盛德事帝曰朕亦以爲無益公家遂寢其奏會黃履張商英周秩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凡十九疏章惇裒以進呈遂詔追光公著贈謚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鄆州居住摯蘄州轍筠州曾布繳疏請罷毀碑事不報蘇

頌方執政時見帝年幼諸臣太紛更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帝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言者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又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由是頌獲免而燾與外祠　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相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取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然之戊午詔曰司馬

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至於
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
仁開爾自新之路今後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
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以下及廢棄渠陽砦人自別依
敕處分　來之邵劉拯等乞復免役錢法　是月準布
諸部侵遼之倒塌嶺盡掠西路群牧馬去東北路統軍
使耶律寶垿舊作石柳今改以兵追及盡獲所掠而還　遼太
子洗馬劉輝上書言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
民疲於飛輓非長久之策為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
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為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

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四 起閼逢閹茂八月盡柔兆困敦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八月辛未詔范純粹降一官爲直龍圖閣知延安府以元祐閒嘗獻議棄地也　壬申三省具呂惠卿王中正宋用臣無罪狀進呈當再敘章惇曰惠卿所坐極無名帝曰與復舊官并資政殿學士　九月癸卯遣御史劉拯按河北水災賑饑民　甲辰以黄

慶基董敦逸並爲監察御史 丙午策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庚戌三省同進呈張咸吳儔陳暘三人中第
五等推恩帝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
罷廣惠倉 甲寅知廣州唐義問坐棄渠陽砦責授
舒州團練副使 己未遼以南院大王特默舊作特末今改爲
南院樞密使 庚申太白晝見 甲子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
部長降於遼遼主命釋其罪 丁卯詔京東西河北賑
恤流民 戊辰流星出紫微垣 是月遼都統額特勒
舊作斡特剌今改進討準布舊作阻卜今改乘天大雪擊敗瑪古蘇舊作
磨古斯今改之眾并其四別部斬首千餘級 冬十月己巳

翔以知江寧府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目曾布韓忠彥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帝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布又言章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闒茸小人專恣弄權日甚一日陛下以天下公論召彭汝礪而沮格不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稟旨召令再任王欽臣謝表語侵御史而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復職而終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除以是上下畏之獨臣與韓忠彥嘗稍開陳它人有敢言其非者否其意恭欲傾惇帝曰此固嘗開陳也　丙子遼主駐瀾

絲淀　丁亥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乞差人就其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庚寅以常安民爲監察御史先是安民因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元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寧元豐爲是皆偏論也願陛下公聽並觀無問新舊惟歸於當帝謂輔臣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北流已閉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具析部役官功力

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隄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賑濟　十一月己亥朔復八路差官法　壬子蔡確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甲寅開封男子呂安斥乘輿當斬貸之　十二月辛未申嚴銅錢出外界法　甲戌遼以參知政事趙廷睦兼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師儒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己卯遼主命錄西北路有功將士及戰歿者贈官　乙酉遼改明年元曰壽昌減雜犯死罪以下仍除貧民租賦（攷異）遼史紀表志傳俱作壽隆余在京師游陶然亭見遼碑以壽昌紀年歸攷東都事略文獻通攷俱云遼改元壽昌復徧攷遼碑無不作壽

昌者嘗以諱錢辛楷辛楷云避人諱於避諱光祿之改崇祿避太宗諱也改女眞爲女直避興宗諱也追稱重熙爲重和避天祚嫌名也聖宗名隆緒道宗爲聖宗之孫而以壽隆改元犯聖宗之諱此理之必無者又洪遵泉志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祚年號壽昌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案今壽昌元寶錢猶有存者證以諸石刻知遼史爲誤今定作壽昌　丙戌滑州浮橋火　己丑漳河決溢浸洺磁等州令計置堙塞　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言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姦言詆斥熙寧以來政事乞重行罷黜帝曰史官敢如此誕謾不恭須各與安置詔范祖禹安置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初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

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孜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遼南府宰相王棠李棠博古善屬文鄉貢禮部廷試皆第一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人許其不愧科名云　是歲京師疫洛水溢太原地震　河北水發京東粟賑之

二年遼壽昌元年春正月己亥遼主如混同江　丙午立宏詞科三省上言今進士既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赦敕檄書露布戒諭之類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

不習試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别置宏詞科許進士登科者乞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以吏部侍郎楊畏知成德軍畏既叛呂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復陰附安李而惇亦覺其險詐乃命畏出守　乙卯遼賑奉聖州貧民饑　乙丑殿前司奏獄空詔賜緡錢　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宋史作雲陰不見今仍從宋史書之　戊辰遼賜左右二皮室錢　癸酉高麗遣使貢於遼　甲戌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爲資政殿大學士章惇言惠卿乞晉京師但願得一宫觀帝曰已除大資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又

問惠卿已行否曾布韓忠彥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退其人可知矣帝悟之初監察御史常安民面奏新除北都留守呂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為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得留朝廷至是惠卿過闕請對果為帝言先朝事且泣帝正色不答計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乙亥詔追奪呂大防兩官徙居安州先是中丞黃履言趙彥若等修纂先帝實錄厚加誣毀皆已竄逐唯監修呂大防幸免故有是命　遼主駐魚兒濼　辛巳出內庫錢帛二十萬

助河北賑饑　乙未左司諫張商英除左司員外郎司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來之邵坐謫監江寧府稅　三月己亥嗣濮王宗晟卒諡端孝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詔以國子監書治平初將郊而雨或議改卜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英宗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繫天下之望世稱其忠　甲辰國子司業龔原等言王安石嘗進其子雱所撰論語孟子義乞下本監雕印頒行丙午遣賜東京貧民絹　己未試宏詞黃符等五人各

循一資　夏四月丁卯遼都統奏討準布別部之捷

戊辰詔職事官罷帶職朝請大夫以下勿分左右易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修撰直集賢院爲直祕閣集賢校理爲祕閣校理　壬申封華容郡王宗愈爲嗣濮王

御史郭知章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令兩制及臺諫官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蔡卞錢勰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　乙亥女直遣使貢於遼　丁亥詔依元豐條制置律學博士二員

庚寅遼錄西北路有功將士　是月寶文閣待制知青州邢恕入覲涕泣曰臣不謂今日得復見陛下淚濺御

袍帝不樂遂令赴郡　五月乙未朔遼以南京宣徽使耶律特默為北院大王　癸卯贈陳亾者官　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州學制　乙卯上皇太妃宮曰聖瑞　丁巳遼主駐特禮嶺　六月己巳遼以權參知政事趙孝嚴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圍場都管薩巴舊作撒八今改以討準布功加鎮國大將軍　乙酉詔元祐初減定除授正任已下奉祿遞損物數不多有虧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令悉宜罷去並依元豐舊制其宗室公使幷生日所賜自依元祐法　壬辰禁京城士人輿轎　秋七月己亥戶部尚書蔡京奏乞檢會熙寧元豐

青苗條約以示天下　癸卯遼主獵於沙嶺甲寅遼都
統額特勒奏破瑪古蘇之捷　丙辰詔大理寺復置右
治獄仍依元豐例增置官屬　八月壬申封彰信軍節
度使宗景爲濟陰郡王　甲申詔呂大防等永不得引
用期數及赦恩敘復時將大饗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
十人當終身勿徙故有是詔　嗣濮王宗愈卒諡恭憲
乙酉錄趙普後孫莊爲閤門祗候　九月甲午以安
定郡王宗綽爲嗣濮王　壬寅告遷神宗神御於景靈
宮顯承殿　知陳州范純仁聞呂大防竄居遠州終身
勿徙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爲觸怒萬一遠

序非高年所宜純仁日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乃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渝背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癸卯出御批曰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帝始亦有意從所奏章

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　戊申加
上神宗諡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
皇帝　辛亥大饗明堂赦天下　甲寅遼主祠木葉山
丙辰遼命西京礮人弩人教西北路漢軍以準布未平
故也　章惇專權擅命監察御史常安民力折其姦惇
遣所親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柰何以言語自任
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
乃爲時相游說邪林希權禮部尚書安民言希爲惇謀
客惇肆橫彊很皆希教之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
以飾非巧足以移動人主之視聽力足以傾倒天下之

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陛下不
早逐之它日悔將安及是時京之惡尚隱人多未測獨
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皆借以報復
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
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諂佞無恥及爲諫官則上
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
上親定司馬光謚文正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
著至欲剖棺鞭屍是豈士君子之所爲哉章疏前後至
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開慰而已及祀明堂
劉美人侍帝於齋宮又至相國寺用教坊作樂安民以

爲衆所觀瞻虧損聖德語直忤旨竟惇從而譖之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己於上前屢稱安民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布乘間袖安民舊與呂公著書以進謂安民乞公著消滅先朝姦黨援引其類百世承續一日帝謂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者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何益先是安民與國子司業安惇監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國子監攷試所拆號安民對敦逸稱二蘇負天下重望公

不當彈擊至是敦逸奏訐安民前語謂安民乃蘇轍之黨平日議論多主元祐安民由是得罪壬戌謫安民監滁州鹽酒務帝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敦逸論瑤華事帝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乃知帝初不知安民降監當也　是月詳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諸路常平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外並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令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　冬十月甲子尚書右丞鄭雍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惇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行遣安燾等爭論不已帝疑之惇甚恐雍欲

爲自安計私語惇曰用白帖子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惇得遂其姦確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　遂主貺謫絲淀　已巳翰林學士錢勰落職知池州仍放辭謝坐批荅鄭雍詔書有聾邪共攻等語也元祐初章惇罷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殊懼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於帝前帝未聽也於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爲履誦弗容聾枉規欲動搖等語履問如何卞曰似近時荅詔不知誰爲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勰所爲履與翟思劉拯相繼論列

言臣等忝任風憲而緫指爲羣邪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詔以扇惑朝廷故雍既罷而緫亦貶緫在熙寧時爲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緫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緫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再知開封府臨事精敏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緫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癸酉告遷宣仁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徽音殿　以吏部尚書許將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蔡卞爲尚書右丞　甲戌遼以北面林牙耶律大悲努爲右

伊勒希巴大悲努舉止馴雅好禮儀爲時人所稱　丙
子以戸部尚書蔡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　辛
巳進封冀王顥爲楚王　癸未遼以參知政事王師儒
爲樞密副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趙孝嚴參知政事
辛卯河南府地震　壬辰遼錄討準布有功將士　十
一月乙未安燾罷知河南府燾舊與章惇善及同省執
政惇憚燾且惡之所以排陷者無不至遂有是命　丙
申太白晝見　女直遣使進馬於遼　戊戌范諤以轉
運使入對自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
何足言功黜知壽州　己亥遼以都統額特勒爲西北

路招討使封涿水郡王　甲寅內侍梁惟簡除名全州安置惟簡坐黨附與張士良梁知新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以為宣仁后親信故也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言蔡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卹數丙辰贈確為太師謚忠懷遣中使護其葬　戊午知大名府呂惠卿入對引進副使宋球謂曾布曰惠卿語良久上有倦色既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語遂不進呈出笏而退布奏事畢言及惠卿帝曰惠卿極凶橫升卿亦然布曰陛下睿明洞見實天下之福惠卿留數月乃辭去　庚申遼以高麗王昱有疾命其子顒權知國事

先是遼欲過鴨綠江為界高麗上表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我疆我理又云歸汶陽之舊田撫綏俶邑回長沙之拙袖忭舞昌辰其參知政事朴寅亮之詞也遼主善之遂寢其議　十二月癸亥朔遼以知北院樞密使事耶律阿蘇為北院樞密使　乙丑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　令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黃履各舉御史二人　壬申白虹貫日　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輩皆詆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帝

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戊子詔如元豐例孟月朝獻景靈宮　是歲蘇州地震　遼放進士陳衡有等百三十人

三年遼壽昌二年　春正月甲午遼主如春水　庚子知樞密事韓忠彥罷忠彥屢請外帝問曾布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矣險對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失宜帝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除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尋移定州　甲辰酌獻景靈宮徧詣諸殿如元豐禮　戊申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紹聖元年赦榜除已行貴降人外一切不問議者亦不復言近者竊見汪浹李仲等

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貴行下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救楊所云殆成虛語將何以取信天下伏望宣諭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才委不可用所見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問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聞差官編排元祐附臣僚章疏仍厚賞以購藏匿采之輿議實有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詔令天下言事親政以來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攻其一言之失置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救榜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庚

戌引見蕃官包順包誠等賜賚有差　[illegible]詔鞫獄非本意所指而蔓求它罪者論如律　壬子知熙州范純粹改知鄧州　乙卯詔戶部尚書勿領右曹元祐初司馬光乞尚書兼領左右曹使周知其數則利權歸一從之至是復使侍郎專領尚書不得與焉　右正言孫諤言知河中府楊畏在元豐時其議論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趣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趣而僥合苟容天下謂之楊三變詔落畏職依舊知河中後以中書舍人盛陶言移知虢州　戊午詔罷合祭閒因大禮之歲夏至日躬

祭地祇於北郊　辛酉遼市牛以給烏古德哷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之貧民　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於陝西河東糴邊儲　癸酉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　癸未詔封濮安懿王子未王者三人宗楚爲南陽郡王宗祐爲景城郡王宗漢爲東陽郡王　乙酉嗣濮王宗綽卒諡孝靖　丙戌詔三歲一取旨遣郎官御史按察監司職事　丁亥夏人寇義合砦　是月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　三月辛卯朔尚書省火壬辰詔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　癸巳夏人圍綏門砦　丁酉尚書省火　戊戌劒南東川地震

己亥封南陽郡王宗楚爲嗣濮王 辛亥封大寧郡王佖爲申王遂寧郡王佶爲端王 壬子帝諭二府以元祐減賞功格不當令修定何未上衆皆曰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豐中方有邊事欲激厲人用命不若一用元豐賞格候邊事息別議增損帝曰當如此遂降旨諸路令告諭將士知悉 丁巳幸申王端王府 夏四月辛酉罷宣徽使 己卯遣賑西北邊饑 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請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以上者並依元豐條舉官監當仍各委本路轉運使奏舉從之 丙戌三省同奏事曾布曰司馬光之內懷怨望每事志於

必改背負先帝情最可誅李清臣許將曰文彥博致光
云須盡易人乃可舉事布曰臣元豐末在朝廷見光進
用自六月秉政至歲終一無所爲及陰引蘇軾蘇轍朱
光庭王巖叟輩布滿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罷役
法盡逐舊人然後於先朝政事無所不改以此知大臣
陰引黨類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則所爲無不如欲
此最爲大患又曰譽光者乃閭巷小人耳如王安石臣
兄輩皆有學識之士臣自少時已聞兩人者議論以爲
光不通經術迂僻不知義理其它士大夫有識者亦皆
知之帝忻然聽納　五月壬子太白晝見　丙辰錄四

是月左正言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錢者易民之出錢者易故法可久也願陛下博采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間要以便百姓無不均平之患而止蔡京言諤論役法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諤罷言職知廣德軍　給事中蹇序辰言先帝在位十九年其應世之迹未易周覽請遴儒臣著爲神宗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史官編修序辰周輔之子也　六月辛酉遼

圭駮薩里納　癸亥令貞定立趙普廟　癸未詔常立
罷諸王府侍講差監永州酒稅奉議郎趙沖監道州茶
鹽酒稅沖立門人也初蔡卞請以立為崇政殿說書既
賜對又請除諫官帝未許卞方與章惇比會布欲輕之
乘閒為帝言立附兩人乃於史院取沖所撰立父秩行
事以進有云自荊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塗
炭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布言立狂悖
不遜自當行法及三省對帝語蔡卞曰常立詆神考而
卿薦之何也又顧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帝
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

炭又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其必敗其諂厚安石而詆薄神考如此卞何爲薦之惇卞皆錯愕謝罪帝卽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狀親指塗炭必敗四字以示惇卞惇由是始悟爲卞所賣後一月三省進呈帝令與立宮觀沖別取旨中書舍人葉祖洽繳錄黃謂立貶太輕李清臣具以報布是日布對言立詆王安石而毀先帝情要可誅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帝亦切齒故特與遠小處監當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因言常立希合權臣詆誣先帝而大臣援進唯恐不速豈非負先帝欺陛下乎爲臣之罪莫大於是伏望特行斷責

以警官邪不報　乙酉立北郊齋宮於瑞聖園　秋七月壬辰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癸巳樞密院言據知邢州張赴稱體究得民閒願得牧地養馬但與謫其租課仍不責以蕃息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具爲條畫牓示從之

己亥詔知渭州寶文閣待制呂大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以元祐中堅持邊議又領帥日久故也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羅謫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寢臣已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始大忠自涇原入對帝問

大防安否且曰大臣初議令過海朕獨處之安州鄉有
書嘗令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俟三二年可
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絕之逾力元祐黨
人由是再行貶黜　丙午遼主獵於赤山　庚戌依元
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祿秩　甲寅令熙河立王
韶廟　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止令依舊專
治一經從之　八月辛酉夏人寇寧順砦　丙子詔王
巖叟遺表幷呂大防等所得恩例及舉官並罷叟不施
行提舉舒州靈仙觀鄂州居住梁燾主管洪州玉龍觀
南安軍居住劉安世並分司南京仍各於本處居住

己卯復置檢法官　帝嘗語章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也惇與蔡卞方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聞帝語遂指劉安世范祖禹言禁中覓乳母事為根二人重得罪庚辰責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九月曾布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媢嫉故多為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

而卞噤不啟口外議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虛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　己亥遼川首領檢校太保阿里骨卒　庚子詔姚勔永不磨勘以給事中蹇序辰言其詆訕先帝務欲遏絕紹述之意故也　丙午遼徙烏爾古德呼勒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　己酉滁沂二州地震　壬子太師淮南荊南節度使楚王顥卒顥天姿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傅每一經終即遺講讀官以器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帝即位尊禮尤隆詔書不名及卒諡曰榮陪葬永厚陵　婕妤

劉氏明豔冠後庭且多才藝有盛寵見皇后不循列妾禮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簷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婕妤背立如故閤中皆忿冬至會朝隆祐宮俟見於它所后坐朱髹金飾婕妤在它座意象頗慍其從行者知之爲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妤座遂頓於地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方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早爲大家生子此座終當爲婕妤有耳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醫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公主藥弗效乃持道家

治病符水以入后驚曰姊寧不知宮中禁嚴與外舍異
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
后卽焚符於帝前宮禁相傳猒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
革忽有紙錢在旁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
持來譖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
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句當
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鞫之捕逮宦官宮妾幾三十人
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
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
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

牘上乙卯詔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廢居瑤
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眞初章惇誣
宣仁有廢立計以后爲宣仁所立欲廢之又陰附劉婕
妤欲請建爲后與郝隨搆成是獄莫有敢異議者旣降
案付三省樞密院紹法惇曾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
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不可處極典曾布諭法官但當
守法且曰蠱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法官遂執議
堅等三人皆處死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所治之獄不
經有司雖閱追驗證佐而事迹祕密朝廷之臣猶不預
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

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
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爲天下後世譏笑欲
乞陛下親選在庭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
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不報其後董敦逸亦言
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
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
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
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
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
章惇壞我名節　冬十月丁巳朔以楚榮王喪未成服

罷文德殿視朝　以監江寧府稅張商英權知洪州
以正字鄧洵武爲神宗正史編修官洵武綰之子也
壬戌夏人大入鄜延戊辰詔徵邊諸路相度城砦要害
增嚴守備　遼主駐藕絲淀　辛未西南方有雷聲次
大雨雹　癸酉鍾傳言築汝遮詔以爲安西城　庚辰
高麗遣使貢於遼　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安
府　是月夏兵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砦列營環城國
主乾順與其母親督枹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
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邀將悉兵掩擊不退金
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草皆盡

將官皇城使張諭死之既還留一書寘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我投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疆埸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與坐團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考異云宋史哲宗紀是年九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今從夏國傳知延安府呂惠卿奏乞依呂大忠例暫赴闕奏事章惇謂曾布曰邊事方爾可謂不識緊慢也李清臣曰此必有挹魁柄之意或恐有

引以為代者吾屬危矣布曰此無慮魁柄豈易把邪十一月癸巳進呈帝曰惠卿何可來眾皆言無來理遂詔止之曰如有所陳條畫聞奏　丁未章惇上重修神宗寶錄（按異丁未玉海作戊辰今從宋史哲宗紀）　十二月已未遼招討使額特勒討準布別部破之　辛酉濟陽郡王宗景坐以立妾罔上罷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司事　壬戌遼南府宰相圖嚕斡（舊作鐸魯斡今改）致仕癸亥以蕭托卜嘉（舊作撻不也今改）為北府宰相以耶律大悲努為殿前都點檢　甲戌察京上新修太學敕令式　乙亥夏國遣使獻金明之俘於遼　遼生女直節度使英格（舊作盈歌今改）節度使頗

拉淑(舊作頗剌淑今改)之母弟也頗拉淑沒英格嗣以兄和哩卓(舊作劾者今改)子薩哈(舊作撒改今改)為國相是歲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部阿蘇(舊作阿疎今改)穆都哩(舊作毛睹祿今改)阻兵為難英格自往伐之阿蘇訴於遼遼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質薩哈守阿蘇城而還會阿閣版等阻五國鷹路執殺遼捕鷹使者遼詔英格討之阿閣版等據險立柵方大寒乃募善射者操勁弓利矢攻之數日入其城出遼使者數人歸之英格兄子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善射有大志遼大國舅帳蕭諧里(舊作解里今改)嘯聚為盜有眾數千奔女直紿英格為亂因命英格圖之英格斬諧里遣阿古達獻首級

於遼餘恐留不遣遼人無如何乃進英格及阿古達官以慰之

第八十四